舊唐書/卷1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田承嗣　田弘正　張孝忠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四十二
列傳第九十二　李寶臣　王武俊　王廷湊

► 李懷仙　朱滔　劉怦　程日華　李全略

李寶臣

李寶臣，范陽城旁奚族也。故范陽將張𤨏巢高之假子，故姓張，名忠誌。幼善騎射，節度使安祿山選為射生官。天寶中，隨祿山入朝，玄宗留為射生子弟，出入禁中。及祿山叛，忠誌遁歸范陽；祿山喜，錄為假子，姓安，常給事帳中。祿山兵將指闕，使忠誌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，劫太原尹楊光翔。忠誌挾光翔出太原，萬兵追之不敢近。祿山使董精甲，扼井陘路，軍於土門。安慶緒偽署為恆州刺史。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，忠誌懼，獻章歸國，肅宗因授恆州刺史。及史思明復渡河，偽授忠誌工部尚書、恆州刺史、恆趙節度使，統眾三萬守常山。及思明敗，不受朝義之命，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。河朔平定，忠誌與李懷仙、薛嵩、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，皆賜鐵券，誓以不死。因授忠誌開府儀同三司、檢校禮部尚書、恆州刺史，實封二百戶，仍舊為節度使。乃以恆州為成德軍，賜姓名曰李寶臣。

時寶臣有恆、定、易、趙、深、冀六州之地，後又得滄州，步卒五萬、馬五千匹，當時勇冠河朔諸帥。寶臣以七州自給，軍用殷積，招集亡命之徒，繕閱兵仗，與薛嵩、田承嗣、李正己、梁崇義等連結姻婭，互為表裏，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，不稟朝旨，自補官吏，不輸王賦。初，天寶中，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真容，擬佛之制。及安、史之亂，賊之所部，悉熔毀之，而恆州獨存，由是實封百戶。

初，寶臣、正己皆為承嗣所易。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，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，寶正馬馳駭，觸殺維。承嗣怒，縶寶正以告。寶臣謝為教不謹，緘杖令承嗣以示責，承嗣遂鞭殺之，由是交惡。

大歷十年，寶臣、正己更言承嗣之罪，請討之。代宗欲因其相圖，乃從其請。時幽州節度留後硃滔方恭順朝廷，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北，正己與滑亳、河陽、江淮之師攻其南。寶臣、正己會軍於棗強，椎牛釃酒，犒勞將士，仍頒優賞。寶臣軍賞厚，正己軍賞薄。既罷會，正己軍中咄咄有辭，正己聞，懼有變，即時引退。由是寶臣、硃滔共攻承嗣之滄州，連年未下。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，城將陷，寶臣發精卒赴救，擊敗之，擒子期來獻。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悅於陳留，正己收承嗣之德州，以重兵臨其境，指期進討。承嗣大懾，遂求解於寶臣，寶臣不許。

初，正己將發兵，使人至魏，承嗣囚之。及是，乃厚禮遣歸，發使與俱，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，悉以奉正己。且告曰：「承嗣老矣，今年八十有六，形體支離，無日月焉。己子不令，悅亦孱弱，不足保其後業。今之所有，為公守耳，曷足辱公師旅焉！」立使者於廷，南向，拜而授書。又圖正己形，焚香事之如神，謂人曰：「真聖人也！」正己聞之，且得其歡，乃止諸軍，莫敢進者。

承嗣止正己，無南軍之虞。又知范陽寶臣故裏，生長其間，心常欲得之；乃勒石為讖，密瘞寶臣境內，使望氣者云：「此中有玉氣。」寶臣掘地得之，有文曰：「二帝同功勢萬全，將田作伴入幽、燕。」二帝，指寶臣、正己也。承嗣又使客諷之曰：「公與硃滔共舉，取吾滄州，設得之，當歸國，非公所有。誠能舍承嗣之罪，請以滄州奉獻，可不勞師而致，願取范陽以自效。公將騎為前驅，承嗣率步卒從，此萬全之勢。」寶臣喜，以為事合符命，遂與承嗣通謀，割州與之。寶臣乃密圖范陽，承嗣亦陳兵境上。寶臣謂硃滔使曰：「吾聞硃公貌如神，安得而識之？願因繪事而觀，可乎？」滔乃圖其形以示之。寶臣懸於射堂，命諸將熟視之，曰：「硃公信神人也！」他日，滔出軍，寶臣密選精卒劫之，戒其將曰：「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。」是時，二軍不相虞有變，滔與戰於瓦橋。滔適衣他服，以不識免。承嗣聞與滔交鋒，其釁已成，乃旋軍，使告寶臣曰：「河內有警急，不暇從公。石上讖文，吾戲為之耳！」寶臣慚怒而退。

遷左僕射，封隴西郡王、檢校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德宗即位，拜司空，兼太子太傅。寶臣名位既高，自擅一方，專貯異志。妖人偽為讖語，言寶臣終有天位。寶臣乃為符瑞及靈芝硃草，作硃書符。又於深室齋戒築壇，上置金匜、玉斝，雲「甘露神酒自出」

。又偽刻玉為印，金填文字，告境內云：「天降靈瑞，非予所求，不祈而至。」將吏無敢言者。妖輩慮其詐發，乃曰：「相公須飲甘露湯，即天神降。」寶臣然之。妖人置堇湯中，飲之，三日而卒。

寶臣暮年，益多猜忌，以惟嶽暗懦，諸將不服，即殺大將辛忠義、盧俶、定州刺史張南容、趙州刺史張彭老、許崇俊等二十余人，家口沒入，自是諸將離心。建中二年春卒，時年六十四，廢朝三日，冊贈太保。子惟嶽、惟誠、惟簡。

寶臣卒時，惟嶽為行軍司馬，三軍推為留後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，朝旨不允。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，請賜旄節，不許。惟嶽乃與田悅、李正己同謀拒命，判官邵真泣諫，以為不可。惟嶽暗懦，初雖聽從，終為左右所惑而止。而所與圖議，皆奸吏胡震、家人王他奴等，唯勸拒逆為事。

惟嶽舅谷從政者，有智略。為寶臣所忌，稱病不出，至是知惟嶽之謀，慮其覆宗，乃出諫惟嶽曰：「今天下無事，遠方朝貢，主上神武，必致太平。如至不允，必至加兵。雖大夫恩及三軍，萬一不捷，孰為大夫用命者？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，今國家致討，必命硃滔為帥。彼嘗切齒，今遂復讎，可不懼乎！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，其子弟存者，口雖不言，心寧無憤？兵猶火也，不戢自焚。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、史思明謀亂天下，千征百戰。及頃年侵擾

洺、相等州，為官軍所敗，及貶永州，仰天垂泣。賴先相公佐佑保援，方獲赦宥，若雷霆不收，承嗣豈有生理！今田悅兇狂，何如承嗣名望？苟欲坐邀富貴，不料破家覆族。而況今之將校，罕有義心，因利乘便，必相傾陷。為大夫畫久長之計，莫若令惟誠知留後，大夫自速入朝。國家念先相公之功，見大夫順命，何求而不得？今與群逆為自危之計，非保家之道也。」惟嶽亦素忌從政，皆不聽，竟與魏、齊謀叛。

既而惟嶽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，朝廷以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，仍詔硃滔與孝忠合勢討之。惟嶽以精甲屯束鹿以抗之，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嶽。建中三年正月，硃滔、孝忠大破恆州軍於束鹿，惟嶽燒營而遁。惟嶽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，惟嶽乃令衙將衛常寧率士卒五千，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。武俊既出恆州，謂常寧曰：「武俊盡心於本使，大夫信讒，頗相猜忌，所謂朝不謀夕，豈圖生路！且趙州用兵，捷與不捷，武俊不復入恆州矣！妻子任從屠滅，且以殘生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，孰能持頸就戮！」常寧曰：「中丞以大夫不可事，且有詔書雲，斬大夫首者，以其官爵授。自大

夫拒命已來，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。今聞日知已得官爵。觀大夫事勢，終為硃滔所滅。此際轉禍為福，莫若倒戈入使府，誅大夫以取富貴也。況大夫暗昧，左右誑惑，其實易圖。事苟不捷，歸張尚書非晚。」武俊然之。三年閏正月，武俊與常寧自趙州回戈，達明至恆，武俊子士真應於內。武俊兵突入府署，遣虞任越劫擒惟嶽，縊死於戟門外。又誅惟嶽妻父鄭華及長慶、王他奴等二十余人，傳首京師。

惟誠，惟嶽異母兄，以父廕為殿中丞，累遷至檢校戶部員外郎。好儒書理道，寶臣愛之，委以軍事；性謙厚，以惟嶽嫡嗣，讓而不受。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。寶臣以其宗姓，請惟誠歸本姓，又令入仕於鄆州，為李納營田副使。歷兗、淄、濟、淮四州刺史，竟客死東平。

惟簡，寶臣第三子。初，王武俊既誅惟嶽，又械惟簡送京師。德宗拘於客省，防伺甚峻。硃泚之亂，惟簡斬關而出，赴奉天。德宗嘉之，用為禁軍將。從渾瑊率師討賊，頻戰屢捷，加御史中丞。從幸山南，得「元從功臣」之號，封武安郡王。後授左神威大將軍，轉天威統軍。元和初，檢校戶部尚書、左金吾衛大將軍，充街使；俄拜鳳翔隴右節度使。元和十三年正月卒，贈尚書右僕射。

子元本，生於貴族，輕薄無行。初，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。長慶中，主縱恣不法，常遊行市裏。有士族子薛樞、薛渾者，俱得幸於主。尤愛渾，每詣渾家，謁渾母行事姑之禮。有吏誰何者，即以厚賂啖之。渾與元本皆少年，遂相誘掖；元本亦得幸於主，出入主第。張克禮不勝其忿，上表陳聞，乃召主幽於禁中。以元本功臣之後，得減死，杖六十，流象州。樞、渾以元本之故，亦從輕杖八十，長流崖州。

王武俊

王武俊，契丹怒皆部落也。祖可訥幹，父路俱。開元中，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，與路俱南河襲冠帶，有詔褒美，從居薊。武俊初號沒諾幹，年十五，能騎射。上元中，為史思明恆州刺史李寶臣裨將。寶應元年，王師入井陘。將平河朔，武俊謂寶臣曰：「以寡敵眾，以曲遇直，戰則離，守則潰，銳師遠鬥，庸可禦乎？」寶臣遂徹警備，以恆、定、深、趙、易，充本軍先鋒兵馬使。

大歷十年，田承嗣因薛嵩死，兼有相、衛、磁、邢、洺五州。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，詔令寶臣與李正己、李勉、李承昭、田神玉、硃滔、李抱真各出兵討之。諸軍與子期戰

於清水，大破之。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。代宗嘉其功，使中貴人馬承倩賫詔宣勞。承倩將歸，止傳舍，寶臣親遺百縑。承倩詬詈，擲出道中；寶臣顧左右有愧色。還休府中，諸將散歸，寶臣潛伺屏間，獨武俊佩刀立於門下。召入，解刀與語曰：「見向者頑豎乎？」武俊曰：「今閣下有功尚爾，寇平後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，一匹夫耳，可乎？」寶臣曰：「為之若何？」武俊曰：「不如玩養承嗣，以為己資。」寶臣曰：「今與承嗣有釁矣，可推腹心哉？」武俊曰：「勢同患均，轉寇仇為父子，亥　唾間。若傳虛言，無益也。今中貴人劉清潭在驛，斬首送承嗣，立質妻孥矣！」寶臣曰：「恐不能如此。」武俊曰：「硃滔為國屯兵滄州，請擒送承嗣以取信。」許之。立選士二千，皆乘駿馬，通夜馳三百里，晨至滔營，掩其不備。滔軍出戰，大敗，擒類滔者，滔故得脫。自此寶臣與田承嗣、李正己更相為援，皆武俊萌之。

寶臣死，其子惟嶽謀襲父位。寶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州順命，遂以孝忠代寶臣。俾惟嶽護喪歸京，惟嶽不受命。建中三年正月，詔硃滔、張孝忠合軍討之。惟嶽與武俊復統萬余眾戰於束鹿。武俊率三千騎先進，為滔所敗，惟嶽遁走。趙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順命，惟嶽令武俊統兵擊之。日知遣人謂武俊曰：「惟嶽孱微而無謀，何足同反！我城堅眾一，未可以歲月下。且惟嶽恃田悅為援，前歲悅之丁男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，猶不能陷，況此城乎！」復給偽手詔招武俊，信之；遂倒兵入恆州，率數百騎入衙門。使謂惟嶽曰：「大夫舉兵與魏、齊同惡，今田尚書已喪敗，李尚書為趙州所間，軍士自束鹿之役，傷痛軫心。硃僕射強兵宿境內，張尚書已授定州，三軍俱懼殞首喪家。聞有詔征大夫，宜亟赴命，不爾，禍在漏刻。」惟嶽怖，遽睢盱。武俊子士真斬惟嶽，持首而出。武俊殺不同己者十數人，遂定。傳首上聞，授武俊檢校秘書少監、兼御史大夫、恆州刺史、恆冀都團練觀察使，實封五百戶，以康日知為深趙團練觀察使。

時惟嶽偽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，深州刺史楊榮國降硃滔，分兵鎮之。朝廷既以定州屬張孝忠．深州屬康日知。武俊怒失趙、定二州，且名位不滿其誌。硃滔怒失深州，因誘武俊謀反，斥言朝廷，遂連率勁兵救田悅。時馬燧、李抱真、李芃、李晟方討田悅，敗悅於洹水。後連歲暴兵，然悅勢已蹙。至是武俊、硃滔復振起之。悅勢益張。

十一月，武俊使大將張鐘葵寇趙州，康日知擊敗之，斬首上獻。是日，武俊僭建國，稱趙王，又恆州為真定府，偽命官秩。硃滔、田悅、李納一同僭號，分據所部，各遣使勸誘蔡州李希烈同僭位號。四年三月，希烈既為周曾謀潰其腹心，或傳希烈已死，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，歡聲震外。

六月，李抱真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。林至武俊壁曰：「是來傳詔，非降也。」武俊色動，征其說。林曰：「天子知大夫宿誠，及登壇建國之日，撫膺顧左右曰：『我本忠義，天子不省。』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。天子覽表動容，語使者曰：『朕前事誤，追無及已。朋友間失意尚可謝，朕四海主，毫芒安可復念哉！』」武俊曰：「仆虜將，尚知存撫百姓，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。今山東大兵者五，比戰勝，骨盡暴野，雖勝與誰守？今不憚歸國，以與諸侯盟約，虜性直，不欲曲在己。朝廷能降恩滌蕩之，仆首倡歸國，不從者，於以奉辭，則上不負天子，下不負朋友。此謀既行，河朔不五旬可定。」

十月，涇原兵犯闕，上幸奉天。京師問至，諸將退軍。李抱真將還潞澤，田悅說武俊與硃滔襲擊之。賈林復說武俊曰：「今退軍前輜重，後銳師，人心固一，不可圖也。且勝而得地，則利歸魏博；喪師，即成德大傷。大夫本部易、定、滄、趙四州，何不先復故地？」武俊遂北馬首，背田悅約。賈林復說武俊曰：「大夫冀邦豪族，不合謀據中華。且滔心幽險，王室強即藉大夫援之，卑即思有並吞。且河朔無冀國，唯趙、魏、燕耳！今硃滔稱冀，則窺大夫冀州，其兆已形矣。若滔力制山東，大夫須整臣禮；不從，即為所攻奪，此時臣滔乎？」武俊投袂作色曰：「二百年宗社，我尚不能臣，誰能臣田舍漢！」由此計定，遂南修好抱真，西連盟馬燧。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己，大赦反側。二月，武俊集三軍，削偽國號。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、中使王進傑，自行在至恆州宣命，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、成德軍節度使。三月，加司空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兼幽州、盧龍兩道節度使、瑯邪郡王。

時硃泚偽冊滔為皇太弟，滔率幽、檀勁卒，誘回紇二千騎，已圍貝州數十日，將絕白馬津，南盜洛都，與泚合勢。時李懷光反，據河中；李希烈已陷大梁，南逼江、漢；李納尚反於齊，田緒未為用；李晟孤軍壁渭上。天子羽書所制者，天下才十二三，海內蕩析，人心失歸。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，同救魏博，為武俊陳利害曰：「硃滔此行，欲先平魏博，更逢田悅被害，人心不安。旬日不救，魏、貝必下，滔益數萬。張孝忠見魏、貝已拔，必臣硃滔。三道連衡，兼統回紇，長驅至此，家族可得免乎？常山不守，則昭義退保山西，河朔地盡入滔。今乘魏、貝未下，孝忠未附，公與昭義合軍破之，如掇遺耳！此計就，則聲振關中，京邑可坐復，鑾輿反正自公，則勛業無二也。」武俊歡然許之。兩軍議定，卜日同征。五月，武俊、抱真會軍於鉅鹿東。兩軍既交，滔震恐。抱真為方陣，武俊用奇兵，硃滔傾壘出戰。武俊不擐甲而馳之。滔望風奔潰，自相蹂踐，死者十四五。收其輜重、器甲、馬牛不可勝計，滔夜奔還幽州。武俊班師，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，許之。乃升恆州為大都督府，以武俊為長史，加檢校司徒，實封七百戶，余如故。

車駕還京，寵之逾厚。子尚貴主，子弟在孩稚者，皆賜官名。尋丁母憂，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；免喪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。十二年，上念舊勛，加檢校太尉，兼中書令。

十七年六月卒，時年六十七，廢朝五日，群臣詣延英門奉慰，如渾瑊故事。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冊贈太師，賻絹三千匹、布千端、米粟三千碩。太常謚曰威烈，德宗曰：「武俊竭忠奉國，宜賜謚忠烈。」子士真、士清、士平、士則。士真嗣。

子 士真

士真，武俊長子。少驍悍，冠於軍中，沈謀有斷。事李寶臣為帳中親將，仍以女妻之。寶臣末年，慮身後諸子暗弱，為諸將所奪，屢行誅戮，諸將離心。武俊官位雖卑，而勇略邁世；寶臣惜其才，不忍誅之。而士真密結寶臣左右，保護其父，以是獲免。

惟嶽之世，尤加委任，武俊亦盡心匡佐。既兵敗束鹿，張孝忠、康日知以地歸國，受官賞；惟嶽稍貯防疑，武俊謀自貶損，出入不過三兩人。左右謂惟嶽曰：「先相公委任武俊，以遺大夫，兼有治命。今披肝膽為大夫者，武俊耳。又士真即大夫妹婿，保無異志。今勢危急，若不坦懷待之，若更如康日知，即大事去矣！」惟嶽曰：「我待武俊自厚，不獨先公遺旨。」由是無疑，即令將兵攻趙州。士真更宿於府衙，與同職謀事。及武俊倒戈，士真等數人擒惟嶽出衙，縊死之。武俊領節鉞，以士真為副大使。

建中年，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，以士真為司空、真定府留守，充元帥。及武俊破硃滔順命，以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，仍以士真為副使、檢校工部尚書。德宗還京，進位檢校兵部尚書，充德州刺史、德棣觀察使，封清河郡王。十七年，武俊卒，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、恆州大都督府長史，充成德軍節度、恆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。尋檢校尚書左僕射。順宗即位，進位檢校司空。

士真佐父立功，備歷艱苦；得位之後，恬然守善，雖自補屬吏，賦不上供，然歲貢貨財，名為進奉者，亦數十萬，比幽、魏二鎮，最為承順。元和元年，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四年三月卒。子承宗、承元、承通、承迪、承榮。

子 士清

士清，以父勛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。元和初，為冀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封北海郡王，早卒。

子 士平

士平，以父勛補原王府咨議。貞元二年，選尚義陽公主，加秘書少監同正、附馬都尉。元和中，累遷至安州刺史。時公主縱恣不法，士平與之爭忿；憲宗怒，幽公主於禁中，士平幽於私第，不令出入。後釋之，出為安州刺史。坐與中貴交結，貶賀州司戶。時輕薄文士蔡南、獨孤申叔為義陽主歌詞，曰《團雪》、《散雪》等曲，言其遊處離異之狀，往往歌於酒席。憲宗聞而惡之，欲廢進士科，令所司網捉搦，得南、申叔貶之，由是稍止。及盜殺宰相武元衡，旬日捕賊未獲。士平與兄士則庭奏盜主於承宗，既獲張晏等誅之，乃以士平為左金吾衛大將軍。及奪承宗官爵，仍以士平襲父實封。

子 士則

士則，士平異母兄。承宗既立為節度使，不容諸父，乃奔於京師，用為神策大將軍。及承宗叛逆，盜殺宰相，士則請移貫京兆府。諸鎮兵討承宗，裴度言士則武俊子，其軍中必有懷之者，乃用士則為邢州刺史，兼本州團練使，從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，冀攜離承宗之黨，且許以節制。士則恃此，頗不受士美節制，行止以兵自衛；雖謁士美，而衛兵如故。吏呵止之，士則不能平，見於辭氣。士美惡之，密以狀聞，乃以張遵代還。

士真 子 承宗

承宗，士真長子。河朔三鎮自置副大使，以嫡長為之。承宗累奏至鎮州大都督府右司馬、知州事、御史大夫，充都知兵馬使、副大使。

元和四年三月，士真卒；三軍推為留後，朝廷伺其變，累月不問。承宗懼，累上表陳謝。至八月，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諭，承宗奉詔甚恭，且曰：「三軍見迫，不候朝旨，今請割德、棣二州上獻，以表丹懇。」由是起復雲麾將軍、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、檢校工部尚書、鎮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、成德軍節度、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。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、德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保信軍節度、德棣觀察等使。

昌朝，故昭義節度使嵩之子，婚姻於王氏，入仕於成德軍，故為刺史。

承宗既獻二州，朝廷不欲別命將帥，且授其親將。保信旌節未至德州，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，虜昌朝歸真定囚之。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，冀漸離之。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，令遣昌朝還鎮，承宗不奉詔。憲宗怒，下詔曰：「枉承宗頃在苫廬，潛窺戎鎮；而內外以事君之禮，逆而必誅，分土之儀，專則有辟。朕念其先祖嘗有茂勛，貸以私恩，抑於公議。使臣旁午以告諭，孽童俯伏以陳誠，願獻兩州，期無二事。朕欲收其後效，用以曲全，授節制於舊疆，齒勛賢於列位。況德、棣本非成德所管，昌朝又是承宗懿親，俾撫近鄰，斯誠厚渥，外雖兩鎮，中實一家。而承宗象恭懷奸，肖貌稔禍。欺裴武於得位之後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。豺狼之心，飽之而愈發；梟獍之性，養之而益兇。加以表疏之中，悖慢斯甚。式遏亂略，期於無刑；恭行天誅，幹於有制。可削承宗在身官爵。」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神策、河中、河陽、浙西、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，會諸道軍進討。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，王武俊之騎將也，驍悍聞於燕、趙，具言進討必捷。承璀因得兵柄，與萬敵偕行。承璀至行營，威令不振，禁軍屢挫衄。都將酈定進前擒劉辟有功，號為驍將，又陷於賊。唯范陽節度使劉濟、易定節度使張茂昭至效忠赤，戰賊屢捷。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難制，陰附於賊；憲宗密詔承璀擒之，送於京師。

五年七月，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，乞自陳首，且歸過於盧從史。其略曰：

臣頃在苫廬，綿歷時序，恭守朝旨，罔敢闕違。復奉詔書，令獻州郡，迫以三軍之勢，不從孤臣之心。今天兵四臨，王命久絕，白刃之下，難避國刑；殷憂之中，轉積釁隙。中由盧從史首為亂階，興天下之兵，生海內之亂，既不忠於國，又不孝於家。當其聞父之喪，已變為臣之節，迫脅天使，瀆紊朝經。而乃幸臣居喪，敗臣求利，上敢欺於聖主，下不顧其死親；矯情徒見於封章，邪妄素萌於胸臆。今構禍者已就擒獲，抱冤者實冀辯明。況臣之一軍，素守忠義，橫被從史離間君臣，哀號轅門，痛隔恩外。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，容納為心；弘好生之仁，許自新之路。順陽和而布澤，因雷雨以覃恩。追念祖父之前勞，俯觀臣子之來效，特開湯網，使樂堯年。

時朝廷以承璀宿師無功，國威日沮，頗憂。會承宗使至，宰臣商量，請行赦宥，乃全以六郡付之。承宗送薛昌朝入朝，授以右武衛將軍。

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，誣從史奸計得行，雖上章表謙恭，而心無忌憚。十年，王師討吳元濟，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，請宥元濟。其牙將尹少卿奏事，因為元濟遊說。少卿至

中書，見宰相論列，語意不遜；武元衡怒，叱出之，承宗益不順。自是與李師道奸計百端，以沮用兵。四月，遣盜燒河陰倉。六月，遣盜伏於靖安裏，殺宰相武元衡，京師震恐，大索旬日，天子為之旰食。是時，承宗、師道之盜，所在竊發，焚襄州佛寺，斬建陵門戟，燒獻陵寢宮，欲伏甲屠洛陽。憲宗赫怒，命田弘正出師臨其境，並鄰道六節度之眾討之。時方淮西用兵，國用虛竭，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。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壓賊壘，欲乘釁而取之，軍威甚盛。承宗懼，不敢犯。俄詔權罷河北用兵，並力淮西。

十二年十月，誅吳元濟，承宗始懼，求救於田弘正。十三年三月，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、知信及其牙將石汎等詣闕請命，令於客舍安置；又獻德、棣二州圖印，兼請入管內租稅，除補官吏。上以弘正表疏相繼，重違其意，乃下詔曰：

帝者承天子人，下臨萬國。觀乾坤覆載之施，常務其曲全；用德刑撫禦之方，每先其弘貸。叛則必伐，服而舍之，訪於典謨，亦尚斯道。朕祗符前訓，纘嗣丕圖，底寧方隅，蕩滌氛祲。上以攄祖宗之宿憤，下以致黎庶之阜康，思厚者生，務去者殺。至於包荒藏慝，屈法伸恩，苟衷誠之可矜，則宥過而無大。

王承宗頃居喪紀，見賣於鄰封；後鄰藩城，受疑於朝野。國恩雖厚，時憲不容。戚實自貽，寵非我絕。百辟卿士，昌言在廷；四方諸侯，飛奏盈篋，競請致討，爭先出軍。尚復廣示招懷，務存容納，至於動眾，事豈願然！開境潛罹其殺傷，退舍為伏其士伍，取陷救溺，能無慘嗟！以其先祖武俊，有勞王室，書於甲令，銘在景鐘；雖再駕王師，再從人欲，而十代之宥，常切朕懷。

近以三朝稱慶，八表流澤，廣此鴻霈，開其自新。而承宗果能翻然改圖，披露忠懇，遠遣二子，進陳表章，緘圖印以上聞，獻德、棣之名部，發囷奉粟，並竈貢鹽，地願帥於職方，物請歸於司會。且天子所臨，莫非王土；析茲舊服，將表爾誠，諒由效順之心，悉見納忠之誌，抑而不撫，何以示懷。朕念此方，亦猶赤子，一物失所，寢興靡寧；忍驅樂土之人，竟就陳原之戮！既克翦暴，常思止戈，予之此心，天地臨鑒。況常山師旅，舊有功勞，將改往以修來，誓酬恩而遷善，鑒精誠之俱切，俾渙汗而再敷。曠滌乃愆，斷於朕誌；復此殊渥，當懷永圖。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吏部尚書、鎮州大都督府長史、御史大夫，充成德軍節度、鎮冀深趙觀察等使。

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慰。承宗素服俟命，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為德州刺史，充橫海軍節度、德棣滄景觀察等使。明年，加金紫光祿大夫、檢校尚書左僕射。是歲，李師道平，

承宗奉法逾謹，請當管四州，每州置錄事參軍一員、判司三員，每縣令一員、主簿一員，吏補授皆聽朝旨。十五年十一月卒，贈侍中。子知感、知信在朝。

士真 子 承元

承元，士真第二子。兄承宗既領節鉞，奏承元為觀察支使、朝議郎、左金吾衛胄曹參軍，兼監察御史，年始十六。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，承宗不能用其言。

元和十五年冬，承宗卒，秘不發喪，大將謀取帥於旁郡。時參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，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，告親兵及諸將，使拜承元。承元拜泣不受，諸將請之不已。承元曰：「天子使中貴人監軍，有事盍先與議。」及監軍至，因以諸將意贊之。承元謂諸將曰：「諸公未忘先德，不以承元齒幼，欲使領事。承元欲效忠於國，以奉先誌，諸公能從之乎？」諸將許諾。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，約左右不得呼留後，事無巨細，決之參佐。密疏請帥，天子嘉之，授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工部尚書，兼滑州刺史、義成軍節度、鄭滑觀察等使。鄰鎮以兩河近事諷之，承元不聽，諸將亦悔。及起居舍人柏耆賫詔宣諭滑州之命，兵士或拜或泣。承元與柏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，諸將號哭喧嘩。承元詰之曰：「諸公以先世之故，不欲承元失此，意甚隆厚；然奉詔遲留，其罪大矣！前者李師道未敗時，議赦其罪，時師道欲行，諸將止之，他日殺師道，亦諸將也！今公輩辛勿為師道之事，敢以拜請。」遂拜諸將，泣涕不自勝。承元乃盡出家財，籍其人以散之，酌其勤者擢之。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，斬寂等，軍中始定。承元出鎮州，時年十八，所從將吏，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，承元悉命留之。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，授郡守者四人，登朝者四人，從事將校有勞者，亦皆擢用。祖母涼國夫人入朝，穆宗命內宮筵待，錫賚甚厚。

俄而王廷湊殺田弘正，據鎮州叛。移鎮鄜坊丹延節度使，便道請覲，穆宗器之，數召顧問。未幾，改鳳翔節度使。鳳翔西北界接涇原，無山谷之險，吐蕃由是徑往入寇。承元於要沖築壘，分兵千人守之，賜名曰臨汧城。詔襲岐國公，累加檢校左僕射。鳳翔城東，商旅所集，居人多以烽火相警，承元奏益城以環之。居鎮十年，加檢校司空、御史大夫，移授平盧軍節度、淄青登萊觀察等使。時均輸鹽法未嘗行於兩河，承元首請鹽法，歸之有司，自是兗、鄆諸鎮，皆稟均輸之法。承元寬惠有制，所理稱治。太和七年十二月，卒於平盧，時年三十三，冊贈司徒。

王廷湊

王廷湊，本回鶻阿布思之種族，世隸安東都護府。曾祖曰五哥之，事李寶臣父子。王武俊養為假子，驍果善鬥，武俊愛之。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，贈越州都督。祖末怛活，贈左散騎常侍。父升朝，贈禮部尚書。皆以廷湊貴加贈典。祖父世為王氏騎將，累遷右職。

廷湊沈勇寡言，雄猜有斷，為王承元衙內兵馬使。初，承元上稟朝旨，田弘正帥成德軍，國家賞錢一百萬貫，度支輦運不時至，軍情不悅。廷湊每抉其細故，激怒眾心。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為衙隊，左右有備不能間。長慶元年六月，魏軍還鎮。七月二十八日夜，廷湊乃結衙兵噪於府署；遲明，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三百余人。廷湊自稱留後、知兵馬使，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湊節鉞。穆宗怒，下詔征鄰道兵，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、鎮兩道招撫使，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醞為魏博節度使，令率魏軍進討。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成德軍節度使，下詔購誅廷湊。是月，鎮州大將王位等謀殺廷湊事泄，坐死者二千余人。

時硃克融囚張弘靖，廷湊殺弘正，合從構逆謀，拒王命。兩鎮並力，討除慮難應接，詔朝臣議其可否。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狀曰：「幽、鎮兩州，悖亂天紀，迷亭育之厚德，肆狼虎之非心。囚縶鼎臣，戕賊戎帥，毒流州郡，釁及賓僚。凡在有情，孰不痛憤？伏以國家文德誕敷，武功繼立，遠無不伏，邇無不安，矧茲二方，敢逆天理。臣竊料詔書朝下，諸鎮夕驅，以貔貅問罪之師，當猖狂失節之寇，傾山壓卵，決海灌熒，勢之相懸，不是過也。但常山、薊郡，虞、虢相依，一時興師，恐費財力。罪有輕重，事有後先，譬之攻堅，宜從易者。如聞范陽肇亂，出自一時，事非宿謀，跡亦可驗。鎮州構禍，殊匪偶然，扇諸屬城，以兵拒境。如此，則幽薊之眾，可示寬刑；鎮冀之戎，可資先討。況廷湊阘茸，不席父祖之資；成德分離，又多迫脅之勢。今以魏博思復仇之眾，昭義願盡敵之師，參之晉陽，輔以滄德，掎角而進，實若建瓴。盡屠其城，然後北首燕路，在朝廷不為失信，於軍勢實得機宜。臣之愚誠，切在於此。臣又聞用兵若鬥，先扼其喉。今瀛鄚、易定，兩賊之咽喉也。誠宜假之威柄，戍以重兵，俾其死生不相知，間諜無所入；而以大軍先進冀、趙，次臨井陘，此一舉萬全之勢也。」

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開境以抗克融，諸軍三面進討。初，以滄德烏重胤獨當一面，重胤宿將，知不可進，頗遲留，乃以杜叔良代重胤。叔良有中官之援，朝辭日，大言云：「賊不足破。」時廷湊合幽薊之兵圍深州，梯沖雲合，牛元翼嬰城拒守。十一月，杜叔良為賊所敗，眾皆陷沒，僅以身免，乃以德州王日簡代之。裴度率眾屯承天軍，諸將挫敗，

深州危急。乃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武節度使，兼深冀節度，救深州，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顏軍。

國家自憲宗誅除群盜，帑藏虛竭；穆宗即位，賞賜過當；及幽、鎮共起，征發百端，財力殫竭。時諸鎮兵十五萬余，才出其境，便仰給度支，置南北供軍院。既深入賊境，輦運艱阻，芻薪不繼，諸軍多分番樵采。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，盡為廷湊邀而虜之，兵食益困。賊圍深州數重，雖光顏之善將，亦無以施其方略。其供軍院布帛衣賜，往往不得至院，在途為諸軍強奪，而懸軍深鬥者，率無支給。復又每軍遣內官一人監軍，悉選驍健者自衛，羸懦者即戰，以是屢多奔北。而廷湊、克融之眾，不過萬余，而抗官軍十五萬者，良以統制不一，玩寇邀利故也。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，膠柱於常態，以至復失河朔。既無如之何，遂議休兵而赦廷湊。

二年正月，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，田布不能止，其眾自潰於南宮。二月，詔赦廷湊，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、鎮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成德軍節度、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；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。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，又遣中使銜命入深州，監元翼赴鎮。廷湊雖受命，而深州之圍不解。招撫使裴度與幽、鎮書，以大義責之；硃克融解圍而去，廷湊亦退舍。朝廷欲其稟命，並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。三月，元翼率十余騎突圍出深州赴闕，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。廷湊責其固守，殺將吏一百八十余人。五月，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，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。廷湊曰：「弘正骸骨，不知所在；元翼家族，請至秋發遣。」俄而元翼卒，廷湊乃盡屠其家，其酷毒如此。自獲赦宥，遂與硃克融、史憲誠連衡相應，謀拒朝廷。

太和初，滄州李全略死，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，求代父任。文宗授以兗海節度使；同捷不奉詔，據郡構逆，以珍玩器幣妓女子弟投款於廷湊及幽州李載義。時載義初代克融，輸誠效順，盡送同捷所遣赴闕，詔征幽、魏、徐、兗之師進討。廷湊出兵撓魏北境，以援同捷。二年，下詔絕廷湊進奉。既魏博將丌誌治以行營兵叛，倒戈攻魏州，諸軍擊誌治，廷湊出兵應之。史憲誠危急，詔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，誌治奔於廷湊。三年六月，誅李同捷。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，據魏州。朝廷厭兵，誅之不果，遂授進滔魏博節度。八月，廷湊遣使詣闕請罪，朝廷因而赦之；依前檢校司徒、成德軍節度使。

鎮冀自李寶臣已來，雖惟嶽、承宗繼叛，而猶親鄰畏法，期自新之路。而兇毒好亂，無君不仁，未如廷湊之甚也！又就加太子太傅、太原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八年十一月卒，冊贈太尉，累贈至太師。

子元逵，為鎮州右司馬，兼都知兵馬使。廷湊卒，三軍推主軍事，請命於朝。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、鎮州大都督府長史、成德軍節度使，累遷檢校左僕射。元逵素懷忠順，頓革父風。及領藩垣，頗輸誠款，歲時貢奉，結轍於途，文宗嘉之。開成二年，詔以壽安公主出降，加駙馬都尉。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。段氏進食二千盤，並禦衣戰馬、公主妝奩及私白身女口等，其從如雲，朝野榮之。會昌中，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，其子稹擅領軍政；武宗怒，誅之。命鄰藩分地而進討，以元逵為北面招討使。詔至之日，出師次趙州，與魏博何弘敬同收山東三州。元逵進攻邢州，俄而賊將裴問、高元武降元逵，王釗、安玉降何弘敬，並拔三郡。累遷檢校司徒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以破劉稹功，加太傅、太原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，食實封二百戶。太中十一年二月卒，冊贈太師，謚曰忠。子紹鼎、紹懿。

紹鼎，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、知府事、節度副使、都知兵馬使。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、鎮府長史、成德軍節度、鎮深冀趙觀察等使，累加光祿大夫、尚書左僕射。其年七月卒，贈司空，賻布帛三百段、米粟二百碩，累贈司徒、太尉，又贈太傅。

子景胤、景崇、景敔；景崇為嫡，時年幼。

紹鼎卒，宣宗以昭王汭為鎮州大都督、成德軍節度副使，都知兵馬使、檢校右散騎常侍、鎮府左司馬、知府事、兼御史中丞，王紹懿本官充成德軍節度、觀察留後，仍賜紫金魚袋。尋正授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。累加檢校右僕射、兼御史大夫、太原縣開國伯，食邑七百戶，又加檢校司空。卒，贈司徒。

景胤，初為成德軍中軍兵馬使、銀青光祿大夫、檢校太子賓客、監察御史。紹鼎卒，出為深州刺史、兼殿中侍御史，充本州團練守捉使。

景崇，於季父紹懿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、知府事、都知兵馬使。紹鼎卒，三軍立紹懿。數月，疾篤。召景崇謂之曰：「亡兄以軍政托予，以俟汝成立。今危憀如此，殆將不救。汝雖少年，勉自負荷，下禮藩鄰，上奉朝旨，俾吾兄家業不墜，惟汝之才也！」言訖而卒。時監軍在席，奏其治命，上嘉之，詔起復忠武將軍、守左金吾衛將軍同正、檢校右散騎常侍，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，仍賜上柱國，賜紫金魚袋。尋正授節度使、檢校工部尚書。

咸通中，景崇以公主嫡孫，特承恩渥。季年，盜起徐方，王師進討，景崇令大將從諸軍。徐寇平，以功授檢校右僕射，封太原縣男，食邑三百戶。祖母章惠長公主薨，景崇居喪得禮，朝野稱之。起復左金吾衛上將軍同正，進位檢校司空。明年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累加檢校太尉、趙國公，食邑三千戶，食實封二百戶，尋進封常山王。丁母秦國夫人憂，起復本官。乾符末，盜起河南，黃巢犯闕，駕幸劍南；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籓鄰，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，奔問行在，貢輸相繼。關輔平定，以功真拜太尉。中和二年十二月卒。

子鎔，時年十歲，三軍推為留後，朝廷因授旄鉞，檢校工部尚書。時天子蒙塵，九州鼎沸，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，方謀吞據；鎔以重賂結納，以修和好。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，鎔常奉以芻糧。及方立平，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，鎔求援於幽州。幽帥李匡威率眾三萬赴之，存孝退去。景福元年，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師，乃出兵攻堯山。晉帥遣大將李存質來援，大敗鎮人於堯山，死者萬計。晉人乘勝至趙州，鎔復求援於燕。二年，匡威率眾數萬來援。會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，存孝單騎入鎮州，與鎔面相盟約。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，時匡威離鎮後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，匡威退無歸路。鎔感其援助之恩，乃迎入府城，築第以居之，事之如父；匡威亦盡心裨益，軍中之事，皆為訓練。是年五月，鎔過匡威第，陰遣部下伏甲劫鎔；鎔抱持之，鎔曰：「公誡止人勿倉卒！吾為晉人所困，賴公獲濟，猶吾父也，軍政請公帥之。」即並轡歸府署，鎮軍拒之，竟殺匡威。晉人知匡威死，克用自率師至城下；鎔出練二十萬犒勞，修好而退。

及汴宋節度使硃全忠領鄆、青三鎮，兵強天下，遣將葛從周、張存敬寇陷邢、洺二州，乘勝北掠燕、趙。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。鎔倉卒無備，謂賓佐曰：「勢危矣，計將安出？」判官周式者，率先而對曰：「敵人迫我，兵不能抗，此可以理說耳，請見梁帥圖之！」式即時出見全忠，全忠逆謂式曰：「爾不必言。王令朋附並汾，違盟爽信，敝賦業已及此，期於無舍！」式曰：「公言過矣！且公為唐室之桓、文，當以禮義而成霸業。乃欲窮兵黷武，困人於險難，天下其謂公何！」全忠喜，引式袂而慰之曰：「前言戲之耳！且君為王令計如何？」式曰：「但修好耳！」即復見鎔，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；仍以鎔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、李弘規子各一人，從昭祚入官於大梁，全忠以女妻昭祚。

及全忠僭，天下無主；鎔不獲已，行其正朔。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，守太師、中書令，仍賜「敦睦保定大功臣」、上柱國、趙王，食邑一萬五千戶，食實封一千戶，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戶。偽梁加尚書令，及唐室中興，去偽尚書令之號。天祐七年，母魏國太夫人何氏卒，起復本官。十八年，為其大將王德明所殺，至於赤族。其後事在中興云。

贊

史臣曰：土運中微，群盜孔熾。寶臣附麗安、史，流毒中原，終竊土疆，為國蟊賊。加以武俊之狠狡，為其腹心，或叛或臣，見利忘義，蛇吞蝮吐，垂二百年。哀哉，王政不綱，以至於此。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，姚崇久握於阿衡，詎有柳城一胡，敢窺佐伯，況其下者哉！觀此無君，可為太息。

贊曰：鵂鶹為怪，必取其昏。人君失政，為盜啟門。牙旂金鉞，虎子狼孫。茫茫黔首，於何叫閽？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